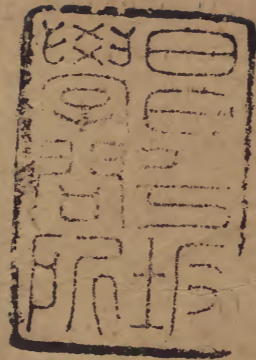


弘簡錄

百八十七之九



宋

					漢書門
			九一〇六		
九三四	四八	函號			
冊架					

庫文閣內			
三六	五		漢
函	一〇六		書
一三	九三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06
冊數	93 (155)
函號	286 8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和弘齋仰經邦學

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宋十之六

梅堯臣江休復沈遵弟遵括劉恕父李格非

賀鑄子去陸祖李公麟周邦彥

鮑由楊蟠劉涇倪濤黃伯思父唐文若父陳與義

韓駒弟邁范成大弟陸游弟朱敦儒熊克

洪遵弟邁張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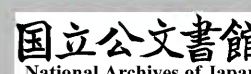
梅堯臣字聖俞自幼工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間出奇巧初未為人知用從父詢蔭主河南縣簿留守錢惟演特嗟賞之為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修與結詩友自謂弗及由是益刻

厲精思苦學日課一詩寒暑不間遂卓然以詩名家嘗語人曰
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尤能狀難寫之景
如在目前含未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世以為知言歷德
興建德襄城三縣合監湖州稅與永豐倉忠武鎮安二軍判官
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名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三講累遷都官
員外郎預修唐書撰載記二十六卷未奏而卒其子一人堯
臣家素貧而喜飲士大夫多載酒從之竟日談笑與物無忤詎
嘲譏刺皆託於詩晚年益工有人得西南角布弓衣其織文乃
堯臣詩也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
兵注孫子十三篇三 小傳二卷 宛陵集四十卷

江休復字隣幾陳 少強學一 實為文淳雅尤善於詩登進
士為注一 監一 之一 官一 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

得之舉書判拔萃歷大理殿中二丞獻所著書名試為集賢校
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
商稅同坐者章珉刁約周延讓徐綬周延雋皆有名士言者喜
曰吾一網打盡矣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復為校理
累官終刑部郎中休復外若簡曠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為意
而內行甚飭事孀姑如母所與游皆一時豪俊為政簡易嘗著
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冀以感悟又言昭憲太后
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有所著唐宜鑿十五卷春秋世論
三十卷集二十卷

沈邁字文通錢塘人初蔭郊社齋郎登進士通判江寧上本治
論十篇仁宗覽之謂獻文者率多詩賦豈若此書為可用也除
集賢校理修起居注知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



爲人疎雋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
嫁孤女數百倡優養良家子皆奪還之禁捕西湖魚鼈復善遇
僚采皆傾心爲之耳目刺閭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小民
犯法情稍不善不問輕重輒刺爲兵姦猾屏息提刑鞠眞卿將
按之邁爲稍弛後刺者復爲民嘉祐遺詔至設次於外不近酒
肉三十七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治如在杭蚤作視事逮
午而畢出與親舊從容燕笑沛然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
林學士判流內銓母憂英宗憫其去養金歸葬廬墓未竟而卒
年四十世嗟惜之弟遼字獻達幼挺拔不羣旣長好學尙友
非視當世讀左傳漢書摹倣輒似鉏耒縱舍自成一家趣操高
爽飄飄然有物外意不喜進取用兄任監壽州酒吳允薦監內
庫熙寧初分審官西院以爲主簿時方重此官故以授之遼

初受知王安石嘗贈詩有風流謝安石蕭洒陶淵明之句及當
國議論不合日見疎外於是罷去以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微
攝華亭因縣民忿爭告辭連及奪官流永州留連江湖者累年
益復蹇傲世赦徙池州得九華秋浦間徇其林泉喜曰使我自
擇不過如此乃築室齊山之上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往游遼因
追悔少時不自貴重悉謝棄之杜門隱几作爲文章雄奇峭麗
歌詩尤長與曾鞏蘇軾黃庭堅唱酬往來竟不復起元豐末卒
年五十四從弟括字存中以父任爲流陽主簿縣依流水本
職方所書浸田故跡漫爲汗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
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
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一郊有司例藏其籍吏沿以干利
增下距城數里悉張幕爲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

之夕法駕臨觀游幸登賞括以非齋祠所宜乃考禮沿革爲書
曰南郊式上日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省費萬計神宗稱
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
法象圖器漫不能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術朴造新
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
史館檢討淮南饑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
水患遷集賢校理兼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
市易司患蜀鹽不禁欲盡寶私井而輦解鹽給之帝以問括對
曰誠善然患萬戎濫問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勢須列堠加
警臣恐得不足以償費帝頷之有詔大籍民車括問欲何用帝
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代
但古人所用兵車至輕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民車蠢大但可

施於尋常之日帝驚曰人言無及此者二事遂俱寢懼知制誥
兼通進銀臺司爲河北西路察訪司奏罷轉運銀冶之利近畿
括馬之害言朝廷歲遺契丹銀以非其地所有故重之今銀城
縣坊皆沒於彼使彼知鑿山之利何賴歲餉耶夫北地多馬人
習騎戰猶中國之工疆弩也今舍我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
時邊人習射惟以挽彊爲能未必貫革括言宜以射遠入堅爲
法如是三十一事詔皆可之尋遣聘遼遇蕭禧來理河東黃鬼
地必得請而後反括詣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圖指古
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
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始屈賜括白金及至與遼相楊益戒就
議使吏豫誦以答乃舍黃鬼而以大池請遂還在道復圖山川
險易迂直風俗純龐人情向背以上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吳

充問免役令括謂士大夫與邑居之人言不便者無足恤也獨
微戶本無力役亦使出錢爲可念爾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
括首鼠乖刺陰害新法罷爲集賢院學士出知宣州明年復龍
圖閣待制知審官院改知延州至鎮命廬市長家子馳射角勝
有軼羣者自起酌酒以勞邊人歡激彎弓傅矢惟恐不進越歲
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援種諤西
討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時鎮兵無歲不戰禁卒來戍者賞資
至再而不及鎮兵括矯制賜以緡錢上聞罪右府頒行之失曰
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皆得專之諤師次五原
值少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居民怖駭括問之歸
仁以取糧爲解詰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遂
斬以徇經數日帝使內侍劉惟簡來詰叛者括具以對大將景

思謹出珍拔夏人磨崖茂蘆浮圖城括欲築石堡而徐禧欲先
城永樂括奏夏兵來逼見官兵整故還神宗驚曰括誤矣彼來
未出戰肯遽退耶必有大兵在後已而禧果敗沒坐謫均州團
練副使元祐中徙秀州終光祿少卿分司潤州年六十五括博
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卜筭術無所不通皆有論著
所紀朝廷故實者舊出處及賓客談鋒爲筆談傳於世 孫翬
字元用登宣和進士第一歷校書著作佐郎借給事中從肅王
樞出質幹離不軍還乃真拜高宗卽位言者論其封跋不稱除
集英殿修撰出知信州歷明處婺三州賊成臯入寇浙東防遏
使傅崧卿命翬單騎往說降之進徽猷閣待制以妄用便宜指
揮行事降一秩提舉洞霄宮尋復知宣州移建康御史常同論
罷之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兼兩浙西路安撫使面對言今沿江

五郡鎮江建康太平池鄂宜令各屯兵二萬給以本郡財賦敵
至各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
雖善戰不能破也若聞五郡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從而邀之兵
分勢弱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南北糧餉器械悉以
自隨京口便成疆藩時雖偉其議以韓世忠方屯鎮江不果川
改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歲買戰馬以備敵用得三千疋繼者
皆不能及南州莫公晟旁結諸峒歲出爲患晦遷老將羅統出
戍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遺以犒賞結誓而去自是
公晟孤立不復犯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
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爲人膽氣過人議論激昂當官才具
可用然不能盡循法度議者少之

劉恕字道源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爲穎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

官棄去家於廬山之陽同年歐陽修高其節作廬山高以美之
居常環堵蕭然餽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
遂以壽終恕少穎悟書過目成誦方八歲聞客言孔子無兄弟
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三名詣相府晏殊問以
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屈使講春秋親帥官屬臨聽會論能講經
義者別奏名遂以恕應召主司問春秋禮記恕先列注疏方引
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皆然主司異之擢第一他
文亦入高等遂賜第調鉅鹿簿和川令發奸擿伏一時能吏咸
謂不及夙重契義急然諾郡守被劾連坐屬吏皆下獄恕獨周
恤其妻子而數運使深文峻詆之過篤好史學自正史外私記
雜說無不備覽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名恕爲局僚遇史事紛錯
難治者輒以相諉魏晉以後考証差謬最爲精詳與王安石有

舊欲引真條例司辭以不習金穀因言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
 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神為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
 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或謂人廣坐抗言無避遂與之
 絕以親老就養求監南康軍酒稅授秘書丞許即官所修書嘗
 謁光於西京御史臺留數月而歸道得風變疾苦學如故少間
 輒修書病亟方止年僅四十七卒其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姓
 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証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抄讀殆
 忘寢食古今上下數千載鉅細之事如指諸掌一日偕弟游萬
 安山道旁有碑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恕悉能言其行事本
 末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枉道借覽晝夜口誦手抄經旬畢盡
 乃去日為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采太古以
 來至周威烈王時事紀傳所不載者為通鑑外記獨不信浮屠

說以為必無家貧甘旨嘗闕然一毫不妄取雖光所遺衣襪寒
 其還及穎悉還之然好攻人之惡自訟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被
 作文以警亦終不能改也通鑑成追錄勞動官其子義仲郊社
 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奧刻厲自成一家為文慕石
 介有俠氣亦蚤死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幼俊警病有司以詩賦取士獨用意經
 學著禮記說數十萬言登進士調冀州司戶參軍為鄆州教授
 入補太學錄轉博士以文章受知蘓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
 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陷沒人以為知言紹聖中編
 元祐章奏以為檢討不就屢執政意出判廣信軍杖道士妄說
 禍福驅出於境徽宗立召為校書郎至著作佐郎禮部員外提
 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平生苦心詞章陵轍直前

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苟作。誠不著則不能工。若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出於肺肝。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嫁趙挺之子。明誠號易安居士。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后族孫。身長七尺。魁岸奇譎。面如鐵色。睂目聳拔。喜談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詆之。無遺。人以為近俠。然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刺組繡。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櫟括。皆為新奇。嘗言。吾筆端能驅李商隱。溫庭筠。使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致為容。或從或不從。其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娶宗女。隸籍石選。與貴人子同監太原。工作驕倨。不相下。鑄廉知某時盜某物。為某用。某時盜某物。入於家。忽面數之。其人惶駭。不能隱。即起自

袒其膚。叩頭祈哀。因大笑釋去。自是諸俠氣力。頓頭者服其雄豪。為之側目。不敢仰視。先後與米芾知名。二人每相遇。終日曠日。抵掌論辯。鋒起各不能屈。談者傳為口實。元祐中。李清臣奏。換通直郎。通判泗州。移太平。竟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祠祿。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無復軒輊。如平日矣。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讐。無誤者。以是杜門。遂其老家貧貨錢。自給有負者。折券與之。亦不較。嘗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隣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叙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鑄。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是守。而勿失以故。所為詞章。往往傳播人口。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玄暉。自哀歌詞。名東山樂府。所厚程俱為之序。自言。唐諫

議知章之後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賀氏慶湖亦轉為鏡自號慶湖遺老有集二十卷

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恩補滄光尉知雍丘縣轉太常博士知漣水無為二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王安石常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談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摹嘗奉詔做黃庭小楷作王字韻語至亂真不可辨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自此益精鑒裁遇古器物書畫務極力求取必得乃已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為異江淮間傳以為笑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帶見輒大喜曰

此足當吾拜亟具衣冠致禮呼之為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卒年四十九 子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嘗作楚山清曉圖上於朝妙絕等倫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世號小米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映月讀書受經王安石禮部奏名舉首廷試賦改為策從容條對擢居甲科授蔡州推官安石問新政答以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民擾驚曰吾訪外議皆以為便何為乃爾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近來人言頗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耶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拒之也已而遣李承之使淮南還承之詭言於民無不便說遂不行歷郟州教授國子直講同王子韶修定說文神宗問大喪襲衮佃考禮以對上悅令詳定郊廟禮文遷光祿

丞鈔有所議上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卿者改集賢校
理兼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藁同修起居
注預定元豐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初太常請復太廟
牙盤食佃言太廟川先王之禮於俎豆為稱惟景靈宮川原廟
之制牙盤為稱遂不易元祐更法事多諱變佃獨無所向皆每
言今天下大勢如人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其安平苟為輕事
改作是使之習勞也安石卒仍率諸生哭而祭之遷吏部侍郎
以修神宗實錄徙禮部侍郎數與史官爭辨多為安石隱諱黃
庭堅謂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川君意豈非謗書乎尋權禮
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出知潁州為歐陽
修立遺愛祠實錄成韓川朱光庭又論祇增秩知鄧州改江寧
白句容人盜嫂害兒三寃紹聖治實錄罪落職知春海蔡三州

復集賢殿修撰徽宗名為禮部侍郎上疏人君踐祚要在正始
近時朝士相傾競進謂善求事為精神能許人為風采反以忠
厚為重遲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夫善續前人者不
必泥其所為惟善者因之否者革之元祐知革而不知因紹聖
知因而不知革皆過也願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為貴
復修哲宗實錄拜吏部尚書報聘於遼半道聞遼主喪送伴者
訝無吊唁之戚佃曰始意君赴臨佃聞哭踊今偃然如常時尙
何弔焉伴者無以答還遷右丞轉左丞將祀南郊有司欲用黃
金飾大裘佃佃以大裘尙質後世加飾反蹈非禮適豐稷亦言
因贊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至也上又欲親祀北郊李清臣以盛
暑不可佃謂元豐非合祭公是北郊遽忍忘耶趙挺之論事爵
金言中丞不可爵爵則不可為其持論多附會布而每近於怨

適布怒陳瓘尊私史而歷宗廟佃言瓘書無足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其論人才欲參用元祐謝絕奔競當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才無大相遠若循資序進士知少緩亦能自重會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錮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不可讒者詆以名在黨籍正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生平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有所著埤雅禮象春秋後傳二百四十二卷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州錄事參軍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更御史檢法公麟好古博學長於作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彝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測歎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得玉璽著帝廷

愛命之符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本藍川玉所成今玉色正青以龍蜃鳥魚爲文其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珮法中絕真李斯所爲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痺致仕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自號龍眠居士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稱其風流不減古人雅善於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傳寫人物尤精在顧凱之張僧繇之亞故世但以藝傳云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性疎雋少檢不爲里閭推重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神宗異之名赴政事堂自諸生一命爲太學正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除秘書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徽宗使畢禮書踰年知龍德府徙明州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徙處

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夫生平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鮑由字欽止龍泉人舉進士從安石學又親炙二蘓其文汪洋閑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以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爲郎以言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移海州復奉祠卒年五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楊蟠者字公濟章安人舉進士爲密和二州推官歐陽修稱其詩通判杭州與蘇軾倡酬後知壽州卒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與成都鄭少微字明舉俱以文名登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名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爲太學博士爲文務奇怪好進取人排斥之罷知咸陽縣轉常州教授通判莫州徙成都入爲國子監丞知處號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

方郎中卒年五十八 倪濤者字巨濟廣德人卯角能文博學強記試太學第一登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爲太學正歷校書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嘗諫燕雲事言景德以來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費屈毋輕議以貽後患王黼怒貶監朝臣縣酒稅徙監茶陵船塢卒三十九金人犯闕欽宗憶其言官其一子傳有雲陽集行於世

黃伯思字長睿饒州司錄應求之子生而體弱如不勝衣風韻洒落飄飄有凌雲之意自幼警敏日誦千餘言每聽祖履講論經史退與羣兒講說無遺誤者嘗夢孔雀於庭覺而賦之詞采壯麗以履任假承務郎登元符進士調磁州司法參軍內艱服除改河南戶曹治劇不勞而辦秩滿留守鄧洵武辟知右軍巡院生平好古文奇字篆隸行草飛白皆臻妙絕得其尺牘者多

珍藏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嘗病淳化間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以爲乖僞龐雜乃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監護崇恩太后園陵掌管箋奏以修書恩升朝列擢校書郎未幾遷秘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究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古器考定眞贗與聞議論發明居多一時館閣自以爲不及也宿抱羸瘵因父喪轉甚服除將至京夢人告曰上帝命典文翰覺而書之卒年僅四十生平頗好道自號雲林子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二子諱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諱右從事郎福州懷安尉復檢其父平日議論題跋爲東觀餘論三卷

唐文若字立夫庚之子也父子俱舉進士庚由宗子博士至承議郎提督京畿常平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憫俗存舊內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卒年五十一有文集二十卷文若少英邁不羣爲文豪雋教授潼川南渡初勾濤薦赴行在得對改通判洋州山多陵谷西八百餘里皆產茶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之以市寵文若力爭得免再判遂寧大水漂民亟發倉庫除田租免場務稅築長堤以捍水勢民以無患時秦檜已死高宗訪蜀士於魏良臣名爲光祿丞改秘書郎著文思箴千五百餘言以獻上納之遷起居郎勸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當在掌制以作禾黍詩諷宣和執政之請愚者出知邵州改饒州興學宮減田租奇耗增常平義倉與民

平市農末俱利以捕餘干劇盜功加直敷文閣移知温州召爲
宗正少卿金人犯邊上諭宰臣文若才可用復除右史時上下
狃於捷報文若獨以爲憂圖上元嘉北伐故事疏言願陛下深
察大勢遣大臣節制江上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
未幾諸將退守金圍歷陽大將王權遁淮南盡沒文若面對畫
三策一請親征二遣大臣勞軍三起張浚且言浚守道篤學以
孤忠得衆士心爲天下屬望今幸不死嶺海天所以爲陛下也
上初以浚雖忠慤喜功將士多不附至文若言始矍然曰援浚
者多惟卿發此論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起浚知平江乘輿
幸建康命同居守兼給事中直學士院駕還遷中書舍人將內
禪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與周必大議名稱未安白于
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室子併復詔稱皇兄語多

不定孝宗立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尋改督府叅贊
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罷行甚多除知鼎江二州籍鄉丁五萬
訓練有法人倚爲固以民勞請蠲和糴郡數百萬得減什三旋
丐祠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陳與義字去非希亮曾孫天資卓偉踔厲不羣能文致名譽流
輩斂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上舍甲科授開德教授遷太學博士
宣和中徽宗見所賦墨梅詩善之名對嘆爲見晚遂擢符寶郎
尋謫監陳留酒稅遭亂避地湖襄泛洞庭上九疑羅浮雖流離
困厄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高宗立召爲兵部員外
郎累遷至翰林學士知制誥拜參知政事與丞相趙鼎同心輔
政務尊主威而振綱紀從帝如建康扈蹕還以疾請投資政殿
學士知湖州終提舉洞霄宮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

笑外和而內剛薦士於朝退未嘗語人嘗問作詩法於崔鷗鷗曰工拙未論大要忌俗其所作體物寓興清遂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有簡齋集行世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嘗遊許從蘇轍學轍評其詩似儲光羲政和初以獻頌假將仕郎名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秘書正字尋坐蘇氏曲學謫監華州市易務知分寧名爲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三舊撰樂章辭多牴牾有詔三館士分撰朝覲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除秘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入謝上曰近年制誥所褒皆溢美所貶必濫惡豈工言之體且盤詰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爲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給事實掌

封駁舍人亦許繼還詞頭上曰然自今事有可疑一切繳奏尋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蘇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南渡初起知江州紹興五年卒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識者病其由宦者進川頗以爲譏子遜遊

范咸大字致能吳郡人登紹興進士授戶曹叅軍監和劑局隆興元年遷秘書正字轉著作佐郎輪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曰力曰國力曰民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納俄進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趨躡罷奉祠起知處州民因爭役囂訟成大爲徧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次第甲乙助當役者至二十年民以爲便詔頒其法於諸路山多陸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于松陽遂昌之間作通濟堰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萬畝歲久堰壞成大爲訪故迹疊石築防置隄閘四十九所立上中下水則溉灌

張簡金 卷一百一十一
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奏乾道著令以
絹計贓若如承平時不及千錢紹興初遞增爲三千錢論罪實
重遂除之遷起居郎隆興再講和上悔失定受書之禮假資政
殿大學士充金國祈請使成大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
傾聽因奏兩朝旣爲叔姪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
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皆勸起成大屹不動金庭紛然太
子欲殺越王止之旣而歸館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竟得全節
而歸除中書舍人言上手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意在飭綱紀振
積弊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
爲知言命掌內制留張說簽樞詞頭不下出知靜江府廣西專
轄鹽利因漕臣盡取屬邑始有增價抑配之弊成大入覽奏言
利害莫大於此若能裁抑漕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

禁上從之茶馬司舊法高以四尺四寸爲限一旦詔加四寸成
大言自來互市四十年不宜驟改尋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
使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那兒結蕃列等尤桀黠輕視中國成
大外修堡砦內勤教閱將兵團結使人自爲戰上賜度牒錢四
十萬增戰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凡吐蕃入寇路十有八悉築
柵分成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蠻女常導之寇邊成大檄羣蠻
約以重賞擒之表稱蜀名士孫松壽樊漢廣六十掛冠詔命不
起節行可嘉又蜀中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隨其所長不拘小
節露章薦達往往顯于朝名還拜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以論奉
祠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帥金陵會歲旱奏
移軍儲米二十萬振饑減租米五萬捕戮水賊徐五以病請閑
進資政殿大學士奉洞霄祠卒生平素有文名尤工於詩有石

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自少才氣超邁十二能文及長尤長於詩以蔭補登仕郎鎖廳薦第一秦埴適居其次檜怒罪主司明年試禮部復前列檜顯黜之檜死始赴寧德主簿以薦除敕令所剛定官方陳楊存中久掌禁旅非便上嘉其言罷之又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中貴小臣不體至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絕應詔復言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輒加干爵頃有以師傅領殿前都指揮使復以太尉領閣門瀆亂名器乞加訂正遷大理司直兼宗正主簿孝宗稱其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除密院編修兼聖政所檢討史浩黃祖舜復薦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初卽位信詔令以示人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者與衆棄之和議將成以書白二

府曰江左以來未有捨建康而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官形勢不固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有意外之憂若和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今當預約建康臨安皆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庶彼不我疑得以暇日建立規模以張國勢又爲樞臣張燾言曾觀龍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燾遽以聞上詰所自來以游對上怒出通判建康尋易隆興言者論其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陳進取經略二策言今日之勢必自長安隴右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釁則守會吳挺傾財結士驕恣殺人炎莫敢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謂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耶後其言大驗范成大復奏游爲參議官以文字相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頽

放因自號放翁後累提舉江西常平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郡發粟予民尋召還以趙汝愚駁奏遂與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又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久之入爲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嘉泰二年兼祕書監同修孝光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書成升寶章閣待制致仕平生善詞章諸典故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後再出爲韓侂胄作南園記見譏清議人謂熹有先見之明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紹聖諫官勃子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志行高潔雖在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將處以學職固辭而還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高宗詔舉草澤之士部使者言其有文武才復召又辭避亂南雄宸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宣諭明豪又薦敦儒深達治體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恬退詔以爲廼功郎下肇慶府敦遣復不肯受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名於蜀蘇庠名於浙張自牧名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爲棲茅茹藉白首巖谷乎於是幡然而起既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爲祕書正字俄遷兵部郎官兩浙東路提點刑獄諫議汪勃劾其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遊遂罷時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文飾太平嬉亦好詩廼用其子爲刪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談者謂老懷砥礪之愛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

熊克字子復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

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胡憲器之日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顯登紹興進士知諸暨縣遇歲旱越帥課賦急諸邑督趣以應克寧護罪不忍困民府遣幕僚閱視對之泣曰此豈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燁入境謂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循吏表薦之改提轄文思院以文獻曾覲持白于孝宗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奏其不由論薦無以服衆復召試授校書郎直院如故上嘗論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因奏國家當和好之時彼不能禁吾不為備守之計今日之守易在淮東以清河糧船直下便耳若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論策莫若墾川修堰教民兵為先至論應援莫若卹江陰建水軍緩急可及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術設置巡警以防攘敵自此歲日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又言

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兵權後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筭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為苞苴矣又廢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掊削帝以為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又奏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以言出知台州奉祠卒年七十三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之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介

洪遵字景巖皓之子也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輟寒暑父留金母又先亡遵孺慕哀號以孝聞初蔭補承務郎與兄适

同中博學宏詞科特恩授祕書正字中興以來惟遵得此後三年邁亦中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秦熈爲官長不相附麗乞外通判常婺越三州湯思退薦復館職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薦爲御史父憂免喪上言昔龔壽同父出疆壽任僞官爲豫所誅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命久留歸竄嶺外逐臣兄弟忠逆不分如此上悉爲道謗語所起卽拜起居舍人始撰邇英記注以經筵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爲一書上之遷起居郎兼樞密都承旨請革近例留身奏事追言前十五年起居注尚未修請除見修月進外每月帶修從之拜中書舍人奏舊制軍官十年始遷今不滿歲裨將輔遠轉防禦王綱轉團練勳臣子孫又多躡居臺省乞明示禁止有詔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又奏侍從朝廷高選非如磨勘階官安有序遷之制開國時不過諸司惟曹彬子琮瑋以功名自奮遂爲節度初不聞有遞遷之例今旨一下不出十年皆可坐致使穆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望收還詔旨又言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爲盜賊望揭榜開諭許其自新願充軍者填刺願爲農者放還上皆可之又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監鼓鑄奏唐有鼓鑄使國朝或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擾害州縣間者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請復置使俄陞吏部侍郎前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爲市巧生沮闕須賄滿乃止及是明與約束苟於大體無害皆先行後審若有同時一章巧爲兩牘或當薦五員輒踰十數或當舉職官詭爲京狀或身係常調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交錯掩補

或已予復奪指云事故如是者請得通劾又言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審牒近議必于元州判奏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爲至難今復因此稽延是明與惡吏爲地詔止之平江湖秀三州水秋苗無輸有司抑令輸麥遵言麥價不在米下願量取其半被害者悉免之金人來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遵請以根集未足爲解蜀之李特可爲至戒遣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因汪澈論遵行湯思退罷相制無貶詞遵遂丐去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金復出海道窺兩浙朝命總管李寶禦之乃起知平江寶駐兵及捷膠西資糧器械供億皆出遵力爲多駕幸金陵衛士丐索無厭至相告曰內翰在此始慮賊邀商舶拘迫在官旣而繫留不得去悉聽自便人咸德之孝宗禪位進學士承旨兼侍讀隆興元年同知樞密事

議敵人來索舊禮及中原歸正人未可遽爲之卹且遺金緡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則彼亦無可藉口矣二年知貢舉壽康殿產金芝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御史周燦沮其當政劾之與張浚同罷以端明殿學士奉祠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太平縣乃舊守聞其來馳去遵追而餞之聞者以爲盛德圩田壞鳩民築之民賴復業苗米聽輸正租令自持斛槩歲大饑告糴江南蠲租十九簡賓佐隨遠近壯老以差賦給活者萬計戍兵乘勢剽竊遵盡執以歸軍井邑晏然徙知建康充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當制范成大褒其治績入覲許赴選德殿奏事進資政殿學士虞允文北征調禁軍出屯其府者五謀築營砦求不効民居不夷冢墓者踰年始得之營卒醉妄言搖衆入旗亭操刃推爐上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淳熙元

年五營成復官奉祠卒年五十五諡文安邁字景虛讀書日
數千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初授兩浙轉運幹辦公事入爲
勅令所刪定官亦坐檜故出教授福州累遷吏禮二部員外郎
顯仁后喪當孟饗請遣宰相分祭從之尋除樞密檢詳文字建
議令民入粟贖罪以紓國用又請嚴法駕出入之儀葉義問視
帥建康奏邁叅議軍事遷左司員外接伴金使高忠建奏更渡
江以來過禮凡十有四事一切殺之假翰林學士充賀葛王褒
登位使書用敵國禮金閣門以爲不如式勒令朝見如舊禮邁
不可而止還時孝宗禪位御史張震論罷明年起知泉州乾道
二年改吉州入對除起居舍人奏言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
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自今倣邇英延曦故事乞
令講讀官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使謹錄之詔因所御殿賜名祥

曦記注三年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
事父兄皆歷此三職人以爲榮時凡事必先經中書惟密院得
旨卽書黃過門下謂之密白邁言如此則封駁之職似有所偏
請特勅釐正密院前依三省書黃以重出命之意二從之六年
除知贛州歲稔移粟隣郡大起學宮造浮梁士民安之值郡兵
戍九江訛言相驚邁不爲動徐詰什五長兩人械送戮之尋知
建寧轉婺州奏金華田不受水境內陂湖最當修浚命耕者出
力田主出穀凡爲公私塘堰及湖總八百三十七所郡軍欲以
緡易冬衣吏不可輒肅聚邁以計逮捕逡巡散去遷敷文閣待
制名對首論六要地海陵喻如鹽城寶應清口盱眙宜修城巖
兵立游椿益戍卒及開乍浦河築梅里鎮大堰作斗門其馮湛
所創多槩船底平檣浮雖尺水可運今修葺數少宜募瀕海富

商入船與爵招善操舟者以開水軍上嘉之進敷文閣直學士
史館修撰兼侍講嘗遇宿直名談至夜分拜翰林學士上四朝
吏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
紹興過闕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上以浙東民困於和市往爲
正之至郡覈實詭戶四萬八千三百有奇所減絹略如其數明
年上章告老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文
敏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
文備衆體平居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
治通鑑凡三百卷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所修欽宗紀本之孫
覲附耿南仲惡李綱事多失實故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
可使執筆以爲不當取云

張卽之字溫夫以父叅政孝伯恩授承務郎中兩浙鄉舉歷監

平江糧料院丁內外艱改監臨安稅務簽書荆門判官廳公事
累遷至司農寺丞知嘉興以言罷引年特授直秘閣致仕生平
以能書聞天下金人亦寶其所墨尤重氣節鄞人王惟忠字肖
尊登嘉定進士守閔州制使余晦以讒劾之鍛鍊成獄坐棄市
沒入其資卽之移書後使賈似道爲白其寃使從孫士倩娶惟
忠孫女遂得給還首領以禮改葬人多義之

以功轉都虞候鎮大名奏爲天雄馬步軍都校委以心腹及入
汴預有力焉親征兗州以通爲在京右廂都巡檢河水大溢灌
河陰城命率廣銳卒浚汴口渠部築其城勦營壁完日拜保義
軍節度觀察留後郊恩正授節度使劉崇南侵命副河中王彥
超出晉州道擊之捷于高平復除太原北面行營部署爲地道
攻并州城俄班師移鎮曹州加檢校太保世宗卽位又命與彥
超浚胡蘆河由深冀間東西數百里峻其堤塌以扼契丹奔突
遇遼兵至通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爲靜安軍四旬而完又城
束鹿鼓城葺祈州城值大兵後遺骸布野悉收瘞之又城博野
安下往來深定間夜宿古寺晝披荆棘嘗領百餘騎督役契丹
奄至與戰會日暮大風雨契丹解去擒十餘騎又城百八橋鎮
及武滄縣皆旬日畢尋攻秦鳳以爲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

候入大散關圍鳳州分兵城固鎮以斷蜀餉道未幾拔之論功
授侍衛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征淮南幸壽春通皆爲京城內外
都巡檢權點檢侍衛司時都城狹小役畿甸民築新城廣舊城
街道纔半歲而就追敘秦鳳功改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淮
南平改歸德軍詔往河北按行河堤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
汴渠數百里世宗將北征命與高懷德張鐸先赴滄州賜襲衣
金帶鞍馬器帛卽領兵入契丹境乾寧軍之南俄命爲陸路都
部署石守信副之又命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補壞坊三十六
遂通瀛莫初克益津關建霸州役濱棣民數千城之復命通董
其役師還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
揮使恭帝移領邳州陳橋之變通在殿閣聞之自內廷惶遽奔
歸將幸衆備禦遇軍校王彥昇于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

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宋祖聞之大怒。罪彥昇不當專殺。以開國之初。不及加譴。卽日下詔。褒通臨難不苟。盡忠全節。特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遣高品梁令珍護喪事。通剛直寡謀。言多忤物。頗肆威虐。人謂之韓擘。眼與宋祖定交。久情好甚。篤其子。頗有智略。史亡其名。見宋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爲之所。不聽。後宋祖幸開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遽命去之。

楊業。太原人。初名重貴。父信。漢麟州刺史。業幼。侷儻。頗任俠。善騎射。好畋獵。弱冠。以騎勇聞。事劉崇。爲義子。改姓名劉繼業。授保衛指揮使。累遷至建雄軍節度使。征太原。扞城東南。頗殺傷。三帥及劉繼元降。猶據城苦戰。太宗素聞其名。令繼元招之。業乃北面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慰撫之甚厚。復令姓名以爲防禦使。在領軍衛大將軍。師還。授鄭州刺史。以其老于邊事。素爲契

丹所畏。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密封橐裝。厚加賜。予太平興國五年二月。領麾下數百騎。自西徑出。至鴈門北口。破契丹兵十萬。殺其駙馬蕭咄李。自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卽引去。戍邊者多忌嫉。潛上謗書。帝不問。封以付業。雍熙三年。副潘美北征。以蔚州刺史王侁。順州團練劉文裕。護其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失利。班師。令以所部護遷四州之民于內地。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隱。領衆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今遼兵益盛。不可與爭。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敵必來拒。卽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列強弩千人于谷口。以騎援于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侁沮其議。以爲領數萬精兵而

畏懦如此但趨鴈門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贊成之業謂此必敗之勢先曰君侯素號無敵今乃畏死耶對曰業非避死將伺其便立寸尺功以報國耳顧時有未利徒負國恩殺傷士卒今諸君責以不死當爲先行又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子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俟業轉戰至此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卽領麾下陣于谷口白寅至已先使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反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聞業敗麾兵却走業力戰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勉衆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沒焉因嘆息上遇我厚期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帥收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帝聞之痛惜下詔褒贈太尉

大同軍節度使賜其家粟帛降美三官佐與文裕皆除名爲人目不知書忠烈武勇出于天性兼有智謀練習攻戰屢立奇功所向克捷號揚無敵愛惜士卒與其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氈罽但挾纊露坐日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爲政簡易務盡下情懷之以恩人樂爲用敗時語其麾下尚百餘人汝等各有父母妻子宜各還報天子徒與我俱死無益衆皆感泣不肯去遂皆死無一生還聞者皆爲流涕錄其子延祚延訓供奉官延瓌延彬並殿直同鄉王貴廣順初補衛士入宋累遷至散員都指揮使馬步軍都軍頭領勝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出爲瀋州刺史從潘美北征攻沁州頗立戰功亦爲遼兵所圍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遂遇害年七十三擢其子文晟供奉官文昱殿直

康保裔洛陽人。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歿。父再遇，爲宋龍捷指揮使，從征李筠陣死。保裔在周屢立戰功，爲東押班。父死，代職。從石守信破澤州，明年攻河東之廣陽，獲千餘人，開寶中又破契丹于石嶺關。累遷都虞候、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滑州團練使。尋知代州，徙高陽關。副都部署，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真宗以其母老，召還賜上尊茶米。俄領彰國軍節度使，歷并代、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日暮，約大將范廷召詰朝合戰。遲明，大陣爲契丹所覆，圍之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毋苟免，義也。」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蹶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絕，外援不至。遂沒。時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贈侍中。錄子繼英爲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洛苑使。繼明，內園副使。繼宗，西頭供奉官。

孫惟一將作監簿，母年八十四，遣使勞問，賜以金帛，封陳國太夫人。妻封河東郡夫人。保裔謹厚，好禮，喜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屢經戰陣，身被七十餘創，貸公錢數十萬勞軍。沒後，鬻器玩以償上知，乃復厚賜焉。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嚴于馭軍，厚于撫宗及卒家，無餘財。

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監開州軍。李順亂，王繼恩不能葺衆，縱所部劫掠子女金帛，軍士皆無鬪志。賊黨張餘復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奄至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顧士卒誓以死守，及乏食，悉出囊橐服玩市酒肉以犒衆，皆感泣力戰。城壞，遂赴火死。家寄荆湖間，子奭迺求父屍，復溺死。時謂父死于

忠。子死于孝。奏至太宗嗟惻錄其次子煦殿直昉三班奉職賜其家錢十萬

張旦趙州人勇敢善射以經學中第官國子博士淳化中知陵州舊無城塹州兵不滿三百李順黨數萬來攻旦修戰具置鹿角驅市人戰大敗之殺五千餘人獲器械萬計詔書褒獎遷水部員外郎賜緋魚由是知名上官正薦知雅州賜金紫真宗遷兵部員外郎改尚食使知德清軍景德中契丹入寇旦與虎翼都虞候胡福副指揮尚祚及其子利涉率眾奮擊福金創徧體猶奮劍轉鬪矢無虛發麾下已盡獨挺身刃殺數十人祚能運大槓所斬首拉脅者亦百餘人眾寡不敵遂與指揮使張睿劉福都頭輔能等並死焉上嘉其忠勇遣使訪遺骸惟得胡福屍其子厚葬之贈旦左衛大將軍深州團練使利涉崇儀副使

其四子官贈胡福洺州團練使尚祚濱州張睿濱州劉福臨州並刺史輔能等並諸衛率府副率又郎鄆合李晦辭赴任值道梗留德清同拒敵侍禁夏承皓部兵至大名界遇敵皆戰沒贈晦辭工部員外郎承皓崇儀使時又贈受事河朔而沒者殿直劉超供備庫使入內高班李知順入宅副使奉職胡度等三人內殿崇班各錄其子及賜其父金帛以其事詔諭天下以勸忠臣

裴濟字仲溥唐相耀卿入世孫少事晉邸以同輩忤悍被譖出補太康鎮將未幾譖者坐法太宗知濟可任補殿直為天威軍兵馬監押平太原征幽薊迎謁陪扈監易州軍契丹攻城不能下以勞遷西頭供奉官太平興國末江表盜起命為巡檢遷崇儀副使名還為使監威武軍戍兵次鎮州夜有賊騎扣城門大

呼官軍至濟度其妄及旦果有敵兵遯去太宗嘉之遷西上閣
門使定州都監就加行營鈐轄尋知定州契丹三萬騎來攻濟
逆擊于徐河斬數千級獲牛馬鎧仗甚衆淳化初爲鎮州行營
鈐轄與李繼隆擊賊于唐河濟短兵陷陣賊大敗走優詔褒美
初繼隆以濟性剛不悅之及是恨相知之晚歷四方館客省二
使連知定州徙天雄軍鈐轄至道二年改內客省使知鎮州立
春日迎土牛酌奠始畢有卒挾牛首去濟察知欲爲變亟命擒
之果有數十人竊發已劫鄜州矣悉蒐捕正法軍民肅然在鎮
定十五年威績甚著名還知天雄軍李繼遷叛領順州團練使
知靈州兼都部署至州二年謀緝八鎮與屯田之利民甚賴之
其年清遠軍陷夏人大集蕃部來攻圍城斷饑道孤軍絕援濟
刺指血染奏求救甚急兵不至城陷死之上聞嗟悼特贈鎮江

軍節度使夏人因其平日在諸使中甚有聲望亦痛惜之景德
中妻永泰郡君景氏卒特詔追封平陽郡太夫人諸子德容等
並優進秩給俸終喪後德容至虞部郎中德基如京使德豐德
與皆殿中丞兄麗澤弟麗正並及第麗澤至右補闕麗正至金
部員外郎

董元亨深州東鹿人官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時方
冬至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夜漏未盡變起倉卒衆莫知
所爲元亨促馬馳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排闥而入
曰大王遣我索軍資庫鑰左右皆奔潰元亨據按叱曰誰爲大
王乃妖賊求死輒敢弄兵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
至曰今日庫帑皆大王所有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張目大罵
用遂殺之攜鑰去又開封人馬遂初隸龍衛軍補殿直改三

班奉職聞王則叛詣留守賈昌朝請討昌朝因使持榜入州招
降既至則盛服延遂飲遂諭以禍福輒不答遂憤甚欲殺則無
兵仗時張得一在側遂冀其助已數日之一不爲動遂奮起
投杯抵則直前扼其喉毆之流血被面顧左右更無繼者賊黨
攢刃聚謀至石慶斷遂一臂晉猶不絕口縛至廳事前支解之
事聞仁宗嘆息贈元亨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遂贈宮苑使
封其妻旌忠縣君官子五人賊平獲郝用石慶剖心以祭

曹觀字仲賓修禮子出繼從父修古以蔭授建州司戶叅軍陞
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亂時太平久人不知兵州卒僅百人
不任戰鬪又無城隍以守或勸令遁去觀正色叱曰吾父爲志
臣吾豈偷生以辱父乎敢言避者斬乃取州印自佩與妻訣麾
都監陳擘引兵迎擊鄉丁弓手繼之賊衆百倍擘敗走鄉丁亦

潰觀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粹使拜且誘之曰從我
得美官付汝兵柄妻以女觀怒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食
天子祿豈從爾苟生耶幸速殺我賊徒置舟中觀不食者累日
密探懷中印授從者使問道來上賊知觀無降意害之至死詬
聲不絕投屍江中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四人妻
劉氏避賊亦死于林峒封彭城郡君賜冠帔又贈修古工部侍
郎母陳氏潁川郡君後田瑜安撫廣東爲觀立廟封州 同時
邕州司戶叅軍孔宗旦魯人寇未起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
大溢宗旦占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未
幾橫州破卽載其親往桂州曰免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
旣而州破被執賊欲生之任以事宗旦叱詈不從與都監張立
成俱被害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 又有知康

州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稹從子也以廕試將作監簿累遷
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斷治出已吏不能名一錢棄物道上
無敢取者以薦改大理寺丞知彭城縣遷右贊善大夫移知康
州儂賊薄城州僅有兵三百師旦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
稍却度明日賊必大至語其妻曰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
死無益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逃師旦與監押馬貴部士卒
爲固守計夜斡臥如平時遲明攻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奮曰
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感動願爲國家死城破與貴還州據堂
而坐智高麾兵鼓譟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殍朝廷負若何
事乃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年
四十二衆無一人逃者州民爲立廟贈光祿少卿賜其母王氏
長安縣太君錄其子覲右侍禁覲將作監簿弟師涉大理評事

師旦美容儀頗涉書史尤刻意刑名之學樞過江山縣人迎喪
哭祭于路絡繹不絕復有王從政者以東頭供奉官閤門祇
候與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
而死贈信州刺史錄其孫二人
蘇緘字宣甫晉江人登進士授南海簿調陽武尉緘本起儒者
嘗馳馬手斬劇盜李府尹買昌朝驚曰儒生乃能爾耶以薦遷
秘書丞知英州儂寇圍廣城緘奮曰廣去吾州近危而不救非
義也卽募士數千委印于提刑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止
營土人黃師必爲賊謀主緘擒斬其父復捕殺羣不逞爲盜者
六十餘人招誑誤六千八百人使復業屢與賊戰摧傷甚衆盡
得其所略物賊勢沮將解去緘分兵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
里賊至不得前乃遶出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時諸將皆罷緘

獨有功。仁宗喜，換爲供備副使。廣東都監管押兩路兵甲遣中使賜朝服金帶，襲賊至邕，大將陳增以失律誅，緘亦貶房州司馬。監越州稅十餘年，還知廉州。熙寧初授如京使，廣東鈐轄進皇城使，知邕州。諜知交趾將入寇，連以書抵帥臣沈起、劉彞，皆不爲意。蠻賊圍邕，緘闔州兵得二千八百名，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略，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戒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宜固守以邀外援。若一舉足，則羣心搖矣。」衆皆聽命。緘選勇士拏舟逆戰，斬蠻酋二人。邕既受圍，緘晝夜勞苦，士卒發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賊爲雲梯濠洞以攻城，緘悉焚之。計窮且引去，或教賊囊土傅城，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率傷卒巷戰，愈力。曰：「吾義不死。」賊手急還州，治悉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城中民五萬八千餘口，感其義，無一人降者。蠻遂盡屠其民事，聞神宗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諡忠勇。嗚都城甲第一區鄉里士田十頃，官其子子元、西頭供奉官閻門祇候。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褒贈同死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溫。邕人爲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彭汝方字宜老，汝礪之弟。初蔭爲滎陽尉，轉臨城簿，豐稷辟留守南京司錄叅軍。宣和初，通判衢州，擢知州。奉方臘起，衢與垓境寇至，無兵可禦。衆望風奔潰，汝方獨與其僚段約介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忠毅。官其家七人。同時死者有丁仲修、字敏之，溫州人。臘黨俞道安陷樂清，將渡江，郡遣仲修帥鄉兵禦之。時巡檢陳華已死，先鋒將張理同李振出南門迎敵，渡入接橋，橋斷，馬蹶溺死。賊至，帆遊夏祥遣輔袞迎戰，數十合亦死。最後仲修力屈死于

樂灣 宋旅字庭實莆田人登進士官奉議郎知剡縣賊犯越縣吏聞風多遁旅獨與民拒守賊衆大至躬冒矢石力不敵而死越帥劉韜上其事詔贈朝散郎錄其四子 項德者武義人爲禁卒賊陷婺武義隨沒德率敗亡破賊因據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訖五月東抗江蔡西拒董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選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爲鷹鷂手聞其鉦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賊乘夜盡銳邀之戰死黃姑嶺下邑人哭聲震山谷圖其像歲時祀之 詹良臣字元公分水人以恩得官調緝雲尉臘犯處州守貳俱棄城遁霍成富用臘年號剽掠至縣良臣率弓兵出禦之爲所執成富誘使降良臣不屈賊怒禱其肉使自啖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二贈通直郎官其子孫二人

陳邁字亨伯永州人登進士知莘縣有治績蔣之奇馮京許將交薦知雍丘以父祐甫喪歸服除爲廣西運判蔡京啓黷蠻僭邁論其非京怒罷之尋起知商州入累遷給事中請外以直秘閣爲河北轉運遷江淮發運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塞邁決呂城陳公二塘達于渠漕甫通而朱勔花石塞道官舟爲阻邁捕繫其人上章自劾帝爲黥勔舟人進邁徽猷閣待制方臘亂詔以屬邁奏言方臘始起衆不及千今已過萬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乞發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庶幾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開府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邁劾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通行天下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徙河北都轉運使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

官至光祿大夫歷知真定河間徙中山金人再至冒圍入城堅
壁拒守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朝廷議割兩河地遘弟
開封少尹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遘遙語曰主辱臣死弟素以忠
孝自處寧當賣國乎適涕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遘乃益
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
固遣之振懷異志潛挾刃入府害遘于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
七人惟長子鉅官淮南獲免既而帳下卒譟而前執振粹裂之
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宋朝忠臣
也歛而葬諸鐵柱寺事聞贈特進遘性孝友寬厚長者任部使
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禱願不逢貪濁官吏嘗劾罷王
仲薏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慤謝克家何鑄皆至公輔世以爲知
人適由衛尉少卿爲光祿卿金人執之北去後十年死雲中

黃友字龍友平陽人自少不羈入太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
爲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因投筆西遊過帥劉法奇之延致
門下常爲詩以吊高永年之死後輜典不及永年其子以友詩
進徽宗覽之遂加贈諡友亦免省試賜進士第歷永嘉瑞安二
簿有政聲方臘起檄友同諸將收復所至披靡婺寇復作友請
往諭之次浦江賊望風解去復單騎次武毅賊衆持釘一棹置
其前友正色叱曰汝等何速死耶賊首李德壯之亟麾退一境
貼然婺人圖像以祀擢通判澶州會郭藥師叛燕士響應友獨
率兵數千與戰躬冒矢石唇齒破裂欽宗卽位制使詹度奏友
久服武事籌略過人丞相何卓薦之名對上爲稱嘆賚予甚渥
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叅謀官同种師中解太原圍復遣兵三千
奪榆次糧萬斛明日大軍進榆次十里止舍友亟白師中曰營

地非利將三面受敵師中不聽追曉兵四合矢石如雨益以鐵騎衝突將士奔潰友被執金人逼降之友不屈厲聲大罵遂遇害帝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閭官其後八人友體貌英偉謀畫機密出人意料表忠誠許國恨于天性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吾必死國難他日收吾骸以足心黑子爲識後果如其言

李邈字彥思清江人唐相適之後少有才略精悍敏決見事風生初蔭補齋郎調安州司理連監酒務竹木擢提轄環慶路糧草通判河間以忤童貫由承議郎換右列爲莊宅副使歷知信安霸州副遼國賀正使還貫將約金人夾攻契丹呼邈至第以語動之使附已邈不應運使沈積中摺其罪免官久之盜起浙東起幹當江淮兩浙制置司公事擢知嚴州貫復欲以匹師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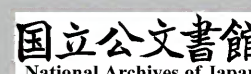
燕邈謂方臘小醜方其一呼屠七州四十餘縣竭數路之力而後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何可遽移之北乎因言國家與遼素爲唇齒當協力共圖金人不當滅之以自速禍貫不能用遂致仕貫收復燕山奏邈知涿州辭不赴嘆曰禍自茲始矣及京師被難詔趣入見上不時賜對問禦敵方略邈言自古未有和戰不定而能成功者至于勝負兵家之常陛下無過憂乞以諸道兵盡畀種師道使見可而進勝固社稷之福不勝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任國事者上稱善耿南仲沮之使守京城西壁邈又言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也不用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擊之猶足爲後戒議復格乞骸不允改主管馬軍公事權樞密副都丞旨出爲河北西路制置使會措置西塘灣屯田弓箭事邈言其不可坐奪職金兵入復其舊官

領青州觀察使知真定府始視事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萬
邈論民共為死守計民恃邈為固不數日得錢十三萬貫粟十
一萬石募民為勇敢亦數千人而新集之兵皆無鬪志金人至
間道上聞不報城被圍邈與都鈐轄劉翊率眾晝夜搏戰相持
四旬金初攻北壁翊拒之陽徙攻東城邈復趣翊往應越再宿
潛移攻具還薄北城眾攀堞而進城遂陷邈將赴井左右持之
不得入執見幹離不脅使拜之屈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
顧拘于燕山者三年欲令知滄州邈拒之因說以天下強弱之
勢謂當及此時歸二帝反兩河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為長利不
聽會金人禁民漢服邈憤詆毀甚力至搥其口猶吮血喫之翼
日自削髮為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臨刑顏色不變南向再拜
端坐燕人為之流涕高宗贈昭化軍節度使諡忠壯翊以吉

州防禦使轉真定路邈就執翊猶督左右巷戰願其弟曰我大
將也其可受賊戮乎挺身潰圍欲出諸門已為敵守乃之孫氏
山亭中自縊而死

傅察字公晦堯俞從孫自幼嗜學同輩或邀以嬉遊不肯就為
文溫麗有典裁登第調青州司法參軍娶趙抃女語詳載弘道錄歷永

平淄川丞平居恂恂喜愠不形遇事若無可否非其意率然不
可犯入為太常博士遷兵吏二部員外郎恬于勢利故人鼎貴
罕至其門間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
正且使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壘之上
馬行次境上察知有變辭曰迂使入故例止此即易其馭者擁
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幹離不導使下拜察曰吾若奉使見汝
國主則當致敬今來迎客被脅至此二太子雖貴尚為人臣彼



此當用賓禮何拜為幹離不怒曰吾與師南向何彼此之稱凡汝國得失為我道之否則死察言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于盟而動意欲何為還朝當具奏之幹離不叱曰爾尚言還朝耶左右促使拜捧之什地衣袂顛倒察益挺立不顧幹離不曰爾今不拜後雖欲拜何可得耶麾使令去至燕竟殺之年三十七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裹遺骨令虎翼卒沙立負以歸副使蔣噩及官屬侯彥輩歸皆能道察不屈狀帝哀而壯之贈徽猷閣待制乾道中賜諡忠肅張克戩字德祥者曾孫也登進士知吳縣吳大姓怙勢一裁以法姦猾屏氣狀聞召拜衛尉丞從弟克公劾蔡京京修怨弁黜克戩踰年起知祥符歷開封戶曹提舉京東常平庫部員外郎宣和七年知汾州金兵圍太原遣將銀朱孛堇來攻克戩舉力

打禦斬歎附燕人欲為內應者數邀勁卒燒敵營出其不意敵懼引去論功加直秘閣靖康元年金兵復至克戩與經略張孝純之子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協力固守宣撫李綱表其勞進前龍圖閣右文殿修撰及太原不守思正率灝宗奔磁隰城中始無固志戩將麻世堅中夜斬關出通判韓琥相繼亡克戩下令曰太原既陷吾固知必亡然義不忍負國且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兵民其各自為謀衆皆泣涕同聲對曰願效死聽命乃益厲兵備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屢却敵而援師不至募士間道疏其述危急之狀不報金復破平遙降介休孝義諸縣據州南二十里作攻城器具屢遣諭降不應十月朔金益以萬騎來攻有欲出降者克戩手斬以徇諸敵列城下克戩登陴極口罵詈發礮中一敵斃之度兵少城

且破乃草遺表及別妻子書絕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入殺都監賈竇克戡猶帥衆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戡歸署朝服焚香南向拜舞引決自盡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屍葬于後園羅拜設祭爲之立廟事聞贈延康殿學士賜銀絹表其閭紹興中謚忠確

張確字子固邠州人登進士疏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老成擢忠鯁息邊事修文德廣言路容直諫列于上籍宣和二年召至京值方臘起上言願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租賦外一切寢罷敢以花石淫巧供上者死撫綏脅附毋以多殺爲功忤王黼意除通判杭州攝睦州事有白賊中逃歸者訪得虛實以告諸將用其言盜遂平改知汾與解州徙隆德府金剛太原確言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惟秦不可守汴亦

不可都矣敵旣得勝勢必南下潞城百年不修兵將皆出邊戍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秦兵十萬猶足以抗敵不然惟有一死報陛下耳書上不報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速降確乘城拒守有獻謀自東城可潰圍出確怒叱曰頭可斷腰不可屈遂力戰死欽宗聞之悲悼贈述古殿直學士名見其子宗曰卿父得死所矣嘆息者久之

失昭字彥明府谷人父克勤禮賓使贈離州團練使昭以效用進累官秉義郎宣和末爲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絕昭率老幼嬰城募驍銳千餘人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其不意攻之同一鼓而潰乃乘夜縱兵出薄其營敵果驚亂城上鼓譟隨之殺獲甚衆其長悟兒思齊以氍毹自蔽介而

來邀昭與計事。昭常服登陴見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人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今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取禪位。詔赦投之。曰：上皇知姦邪誤國。改過不吝。汝尚未知。今天子聖政一新。平時諸城降者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無所施。昭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圯壞。昭知不可支。還坐廳事。名諸校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汚。幸先戍我家。然後背城死戰。勝則東嚮以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遽起殺其幼子。盡驅家人納之井中。覆以土。令將士盡殺其妻孥。曰：我與爾曹俱無累矣。部落有陰與賊通者。報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衢接戰。白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乃躍馬從缺。城山馬蹶墜。賊驩曰：

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瞋目按劍。賊無敢前者。旋中矢死。年

四十六

史抗濟源人。宣和末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疏言：馬門重鎮。控制一道。宜擇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使橫流則無所措矣。言雖切。朝廷不省。金人圍代。急抗呼其二子。稽古稽哲曰：吾昔語用事者。旣爲空言。不幸重圍。旣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能不戀妻子乎。若聽吾言。當先令家屬自裁。然後赴義。二子泣曰：惟父命。是夕家人皆次第自盡。城破。父子突圍力戰。死于城隅。

孫益不知何許人。宣和末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小鞠鞞爲邊患。遣將致討。益子在行間。無功。益怒其子不能死。以狀自列。而斬其持書來者。及太原受圍。被命往救。時金人勢張甚。部下

皆知衆寡不敵或獻計曰兵法攻其所必救若引兵北擣雲中彼將士室家在焉可不戰而屈也益曰此策固善奈違君命何遂躍馬突圍直抵城下張孝純不肯啓門遂死之益天資忠勇每傾貲賞戰士能得人死力初至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爲掾屬禮待異于常僚出師之日屬以後事益死衆議開關迎敵谷爭弗得嘆曰吾不忍負孫公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刃脅之不從亦見殺

李涓字浩然駙馬遵勗曾孫初蔭爲殿直易文階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人皆未集涓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蓋徐之涓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爲東南倡即日引而東北過淮蒲圻嘉魚二縣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聞敵至卽結陣以待少頃游

騎果集涓馳馬先犯其鋒下皆蒙鹵盾徑進頗殺其騎且走涓乘勝追北十餘里與敵遇飛矢蝗集二縣兵舍去涓獨血戰死年五十三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二子

霍安國史失其家世燕山之役以直秘閣爲轉運判官宣和末知懷州路允迪表其治狀加直龍圖閣進右文集英殿修撰靖康元年金人圍城安國扞禦不遺力與鼎澧兵共守拜徽猷閣待制竟以不支城陷將官王美投壕死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爲四行問不降者爲誰曰守臣安國通判州事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許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罕令引于東北鄉望其國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

郭永元城人博學通古今身長七尺鬚髯若神藏書至萬卷爲文不求人知性明決見古人名節未嘗不慨然掩卷而尤慕顏真卿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叅軍州守武人爲姦利永數引法裁之守雖怒繆爲好言以薦後欲變永具獄永力爭不能得拂衣去調清河丞尋知大谷縣有惠政人稱自設縣令以來無與比者調東平司錄叅軍臨事裁決無不曲中通判鄭州隨軍燕山爲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直復毆之至壞目折肢永見藥師詰曰朝廷負將軍乎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上推赤心禮遇無所不至今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陽謝然無愧容永退語撫司王安中曰他日名亂必此人也已而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兵南向所過城邑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至大名聞之急

弛濠魚之禁人爭出漁水不能合遂睥睨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留守宗澤檄永與杜充相犄角守大名衝要之地永朝夕厲兵積粟爲戰守具結援東平權邦彥謀復兩河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沒州縣復應官軍金亦畏懼不敢動亡何澤卒充去代者張益謙與轉運裴億皆齷齪小人范瓊脅邦彥又去劉豫衆寇大名孤城無援永率士卒晝夜乘城伺間出擊或勸之遁嘆曰北門所以遮蔽梁宋若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縋城齋帛書告急于朝乞先爲備賊攻圍益急驅東平濟南俘大呼城下曰速降則富貴否者無噍類矣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止吾儕報國之時亟行城撫循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可守敵不足畏汝曹第努力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賊盡發

斷碑殘礎益以礮擊樓櫓皆壞左右蒙盾立者皆碎首城陷永
 堅坐城樓諸子環泣請去泣曰巢傾卵覆去將何之益謙億率
 衆迎降賊責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永不從爲辭賊遣騎召永
 永徐正衣冠南向再拜易幅巾而出粘罕問沮降者誰永熟視
 曰我也金人素聞永名且奇其狀貌欲啗以富貴永瞋目唾曰
 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富貴之云粘罕麾使去永引手厲聲曰
 願速死亟驅義鬼滅爾大名人在繫者無不舉手加額爲之出
 涕粘罕怒并繫者悉斷所舉手殺之永一家皆遇害事聞贈中
 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永性忠義聞兩宮北狩
 號絕什地不食大元帥檄書至始勉強一餐杜充初守大名聲
 稱甚著永爲畫數策久未暇省永而責充奸名遺實驕蹇自用
 以此當大任鮮有能終者後竟如其言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九終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旌德 朱十一之二 忠節

李若水 劉韜 呂由誠 趙令 劉汲

鄭驥 劉晏 朱嗣 孟等 楊邦父 薛良 顯 趙立 王復 薛慶 向子韶

徐徽言 孫昂 李彥仙 邵雲 呂國登 宋炎 唐重 郭忠孝 程建

呂祉 妻吳氏 附 趙康直 王忠植 楊震仲 史次 秦 李誠之 秦 鉅

李若水字清卿洛州曲周人初名若冰上舍登第調元城尉歷
 平陽府司錄濟南教授入爲太學博士李邦彥與蔡京不相能
 欲謝病去若水謂邦彥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
 顧默然託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耶又言積蠹已久致理

旌德末二

惟艱建裁損而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橫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驛求賢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興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欽宗將遣使往金議以賦入贖三鎮命若水往名對遷著作佐郎賜今名至雲中見粘罕甫歸金兵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次中牟守河兵皆遁澥謀取間道歸若水謂今日正有死耳豈當效潰卒耶行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以不從和議拘之沖虛觀獨慶與澥入見所議多不可從因名若水入見言和議必不可諧宜申飭守備以扞敵帝復命何棗行棗還言金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以若水從信宿而歸擢禮部尚書固辭改吏部侍郎時金主已得中原降表廢帝與太上皆為庶人再邀帝出郊若水復扈從以行至帳前粘罕使蕭慶

讀詔有別立異姓為主之語逼帝易服棗等驚懼莫知所措若水抱帝而哭呼天大罵曰若輩敢無禮耶金人曳若水出擊敗其面氣鬱仆地留鐵騎數十守視之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昨言雖過國相殊無怒意今日順從明即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謝寧勸之食且慰解之令歸覲父母叱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名問立異姓狀對曰上皇為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此議所不忍聞况敢從耶粘罕罪宋人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為罪公其尤也因歷數五事曰汝為封豕長蛇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監軍搥破其唇喫血大罵聲愈厲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高宗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

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爲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諡忠愍。

劉韜字仲偃。其先京兆人。十二世祖翽。後唐清泰中官建州。因家崇安。韜第進士。調豐城尉。轉隴城令。王厚鎮熙州。辟爲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湟兵。多飲食。韜延致會長。就出金帛。易粟以餉。公私便之。遷轉運使。歷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劉法死。韜攝鄜延帥。出奇兵。擣夏人解。震武圜。未幾。夏人願納款。衆疑其詐。韜謂兵興累年。朝廷尚不支。况小邦乎。彼雖新勝。其實亦疲。懼吾再舉。稍圖自安。此情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旣而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請會兵。乘之。韜曰。越境赴約。容有他故。無何。使果至。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爲汝請。至再三以後。無自取威。怒。夏人聽命。還拜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起知越州。民病鑑湖。應奉中宮租太重。又督索嚴急。韜請蠲之。方臘亂。韜大修戰守。備

寇抵城下。擊敗之。遂爲童貫所知。拜述古殿直學士。召除河北河東宣撫叅謀官。時契丹兵勢盛。燕人未有應者。韜見种師道計事。卽馳白貫。與蔡攸請班師。又論燕薊不可得。正使得之。必重困中國。還次莫州。會郭藥師以涿州降師。再出以韜異議。徙知真定。藥師入朝。密奏請留之。不報。改知建興。福州加延康殿學士。以言罷。起知荆南。河北盜起。復令守真定。韜單騎赴鎮。招降賊首柴宏。宏本富室。不堪征斂。聚衆剽殺。巡尉統制官韜至。卽服罪。奏授以官。縱黨與還田里。一路遂平。藥師請馬詔。盡以河北戰馬與之。韜力言其非計。乃止。金人謀南牧。韜謀得實。急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金兵抵城。知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向。還治梯衝。示欲攻擊。狀韜發強弩射退之。欽宗立。拜資政殿學士。爲宣撫副使。救太原。韜招募遼州兵四萬。先進。遇

金人九戰皆捷斬首數百金併力禦之力不敵師遂潰將領王彥戰死太原陷名入覲令守京城四壁宰相沮罷之京師陷遣韜詣金營粘罕素知其名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軍中方議立異姓欲以君代正爲僕射北向取富貴在此行矣韜仰天大呼退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反以爲可用夫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兩君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予今必死所以報國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語備載弘道錄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忠顯韜莊重寬厚與人交極謙謹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蓋天性也朝之裔孫名領者收峒寇有功諡忠簡名純者死郃武寇立廟封忠烈韜子子羽諡忠定孫珙諡忠肅故世號五忠劉氏云

諸承亮字茂先真定人蘇軾自定武謫官過境承亮謁之以文大爲稱賞宣和五年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參軍未走會兵南下幹離不破真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在籍中匿不出嚴令押赴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諸人承望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時放七十二人及第出身狀元許必仕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闔石而死餘皆無顯者劉多承亮之誼薦知棗城縣漫應之卽棄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諡曰玄貞先生子席珍正隆二年進士官州縣有聲

而曰主德有愆臣忠無變舊史寥寥斯人未見大書特書
高風誰踐

呂由誠字子明誨季子也幼明爽有智略以恩監鄧州酒稅臨事精敏吏不能欺有營兵竊發聚衆閉城守貳逃匿由誠親往

招諭賊斂兵聽命以功知合水縣種諤征靈州檄由誠部運隨
軍天寒食盡他邑夫多潰惟由誠所部無失者改知乘氏縣丞
相呂大防爲山陵使辟爲屬尋判成都知雅嘉溫邛四州皆有
治績靖康初唐恪薦其剛直有家法名至議論不合且憂恪蓄
縮不足以濟時艱力辭求退差知襲慶府未及出關京師陷羣
盜所在蜂起由誠崎嶇至郡城圯糧竭晝夜爲備版築甫就劇
賊李昱擁衆至城下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去康王移
軍濟陽由誠竭力饋餉軍以不乏遣官屬王允恭奉表勸進時
京東諸郡兵驕恣亂由誠獨拊循有方士樂爲用前後數被攻
圍屹然自立羣盜中救援皆絕孔彥舟以郟兵叛首犯郡境攻
之累旬不能下始去有胡選者衆尤殘暴來攻示以必取由誠
率死士夜焚其攻具直入帳下賊駭散忽解圍去金兵四集由

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守兵爭奮晝夜警備寇百道來攻矢石
如雨人無叛志郡僚有迎降者執而械之判官趙令佳同心誓
守城陷俱被執金人欲降之由誠不屈乃先殺其子仍次令佳
次由誠及子僎并家屬四十口同被害南北隔絕其孫紹清留
蜀後走江浙訪由誠生死遇令佳之子子彝于江陰知其同死
令佳已被褒典乃愬于朝得贈三官爲通奉大夫與二子及孫
恩澤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陵人登進士爲合州司理武信軍推官改
宣德郎知鄆陵縣奉行神霄宮不如令奏徙隆德府通判方士
林靈素薦郡人班自有道術自文易繫辭爲妖言以應靈素汲
惡之逮自繫獄朝命運使陳知有安驗以實聞改河中府判轉
開封推官自盛章等尹京率取特旨果於誅殺汲爲白府奏罷

之以詆王黼謫監蓬州稅欽宗召赴闕汲奏願得馳驅外服治
兵食以衛京師除新置京西轉運司添差副使駐劄鄧州移書
范至虛勸令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焚金人積聚斷絕河橋一
軍自陝路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不能從金兵
再入諸道梗絕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罷兵汲語
總管高公純口詔書未可遽信可速進兵公純不得已俱至南
陽聞二帝已行汲素服慟哭尋代公純攝帥事高宗立詔鄧州
備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嚴供具以待就加直龍圖閣知鄧州
兼京西安撫使金人謀知鄧爲行在所命將銀朱急攻京西汲
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兵敗被殺汲召集將吏誓以必死皆
流涕口諾乃下令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募得敢死士四百
人又令凡仕於此者聽送其家資出午反衆皆感服未幾南陽
陷命戚鼎將兵三千逆戰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督戰又命靳
儀與趙宗印分西南門犄角宗印從間道遁去汲自馳至鼎軍
麾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鬪爲之少却俄而儀敗攻益急天下
如雨軍中請汲去不從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爲國家致死事
聞贈大中大夫諡忠介

鄭驥字潛翁玉山人登進士知溧陽縣歲饑民多流亡驥爲悉
去逋籍漕司難之驥曰著令所以定賦今不除則逋愈多賦愈
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破數州民田自建康鑿河導太湖以通
大江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以百萬計驥爲條析利病止
之轉通判尙嵐軍改慶陽姚古奏爲熙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
嘗撫熙寧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爲拓邊錄十卷又集兵將蕃
漢雜事爲別錄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虛甘諸國人物圖

書爲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贊普迄溪巴溫董龜世族爲蕃譜系
十卷錢蓋帥熙州奏辟募下會秦隴金城地大震六城俱壞驤
言六城熙河重地宜趣繕治白請董兵護築益機灘新堡六百
步以控西夏堡成賜緋衣銀魚奏童貫欺君罔上假羌人歸附
姓名請辨其真僞貫怒將誣以罪會敗而止擢京兆等路提舉
常平按格爲常平總目十卷頌之所部值陝右大稔奏以所部
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立遷直秘閣知同州兼沿
河安撫使婁宿來犯遣兵據險擊之失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
通判以下皆遁去翼日城陷驤赴井死事聞贈通議大夫樞密
直學士諡威愍仍賜廟額愍節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爲尚書郎宣和四年帥衆來
歸授通直郎令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
賊丁進賊黨頗衆晏所提纔八百騎分爲五隊列旗五色循山
而行一色盡復以一色間之累日不絕賊驚訝遂不戰而降遷
朝請郎正彥反晏不肯從逆以衆歸韓世忠從追至浦城正彥
擒遷一官金人犯建康世忠退保江陰晏領其騎屯青龍鎮金
又犯常州郡守請援世忠益以精銳七千出奇大破金兵進直
龍圖閣保馬跡山會寇再至晏選舟師迎戰降其衆千五百郡
人爲立生祠戚方圍宣城命晏往援初至未立營壘出不意直
擣帳下方大驚卻走晏欲生致單騎追之方率其衆迎戰衆寡
不敵晏手殺數十人與安撫機宜鄭凝之皆被害賊遂引兵道
廣德權軍事王儔蒼黃遣使招安無敢往者叅軍朱嗣孟素有
膽略狀貌奇偉遂以命之嗣孟直詣賊壘爲陳逆順禍福使自
擇所處方以迂已殺之儔及判官李唐俊權法司潘偶知廣德

韋績丞蔣夔皆不屈死事聞贈晏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於死
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嗣孟宣教郎儔及唐俊等皆京秩各
官一子凝之戩之孫也嗣孟樂平人登宣和進士由司戶兼司
理

楊邦又字希稷吉水人爲學博通古今目不視非禮入郡學同
舍生給遊妓館邦又愕然趨還解衣冠焚之痛自刻青舍選登
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婺源尉蘆建康三郡教授改
知深陽會薛良顯爲叛卒周德所殘惟縣囚趙明力能制之出
明於庭飲以酒諭之故遣去越日果討平之建炎三年金長驅
至江杜充率衆投降敵鼓行逼建康城時戶部尚書李稅董軍
餉顯謨閣直學士陳邦光爲守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
顏宗弼遂入城稅等率官屬迎拜惟邦又不從以血書衣裾曰

願作趙氏鬼宗弼不能屈明日遣人說之許以舊官邦又以首
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哉幸速殺我翼
日宗弼與稅等宴堂上出邦又立于庭叱稅等曰天子委若等
扞城敵至不能抗反共宴樂尚何面目見我敵相顧動色然未
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見邦又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輩倡亂
中原天寧久相假耶行襍汝萬段安得汗我宗弼大怒殺之剖
取其心時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諡忠襄官其四子官爲斂
葬卹其地建廟額曰褒忠紹興七年高宗言于密院曰顏真卿
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又親爲朕死節不可不厚褒錄
以爲忠義之勸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薛良顯字貴
勤瑞安人登崇寧進士累官爲大宗正丞至江東轉運使聞周
德之變率衆與戰斬十餘級力不勝死之事聞贈卹良渥

趙立徐州人少以敢勇隸兵籍木彊不知書忠義出于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與士卒均廩給每戰環甲先登有退卻者大呼馳至梓而斬之以功爲武衛都虞候徐州被圍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氣益厲復壯其勇酌酒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立奪門出身被重創已死夜半得微雨乃甦奮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瘞之陰結鄉民爲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其歸路奪敵舟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遂復徐州詔授忠翊郎權知州事奏爲復立廟遇歲時及出師必帥衆泣禱曰公爲朝廷死必能陰祐其遺民也時山東諸郡莽爲盜區立介其間威名流聞累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會金人圍楚州急通守賈敦詩欲以城降杜充命立將所部兵赴之立馳騎往且戰且行連七陣而後能達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旣

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詔遂以守楚州明年正月金復來攻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輒鈎取投火中金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賊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人奪之兀朮大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爲徐州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兼知楚州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滿萬又不相能立善爲撫馭士樂爲用所俘獲金人磔以示衆未嘗獻馘劉豫遣其故人劉偲齎書榜誘降立不發書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乃燒殺偲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與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爲三陣應之金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立奮身突圍持挺大呼敵驚落馬者不

知數。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三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與通故糧道愈梗始受圍。采野生菽麥。及鳧芡以食。久之皆盡。至屑榆皮食之。遣人詣朝告急。每夜必焚香。望東南拜且泣。命其衆擊鼓曰。援兵至。聞吾鼓聲則應矣。如是累月。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憚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俊偕往。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諸鎮救楚。東海李彥仙首至。扼不得進。薛慶至揚州。戰死。光世將王德至承州。下不用命。獨岳飛自海陵來援。而衆寡不敵。高宗覽立奏。歎息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兩浙轉運李承自海道致粟萬斛。又不至。金知糧盡。援絕。轉攻東城。益急。募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向立歎曰。急天未助順乎。忽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望。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曰。我不能爲國殄

賊矣。言訖而絕。年二十七。衆咸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使以守金人疑其詐死。不敢動。越旬城始陷。自金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惟暉太原漢州而立。或名尤出其上。金人不敢呼名。計至輟朝。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烈。官其子孫十人。屍得於譙樓下。頰骨箭穴存焉。命官給葬。事立祠。名曰顯忠。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襲慶引兵圍徐。復與男倚嬰城固守。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坐廳事。不去。語粘罕曰。死者我也。他皆無預。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罵求死。遂與教授鄭褒。巡檢楊彭年及闔門百口皆被殺。獨一子倚先去。事聞。贈資政殿學士。諡壯節。立廟號忠烈。官其家五人。薛慶本起羣盜。驍勇敢鬪。能以少擊衆。擢知承州。金人自浙還。欲由運河引舟北歸。畏高郵扼其衝。

乃盡力攻楚慶邀真楊鎮撫郭仲威同往迎敵仲威按兵天長
陰懷顧望訖不行慶引回仲威拒之倉皇墜馬爲追騎所獲承
州既陷楚勢益孤遂相繼而沒事聞贈保寧軍承宣使官其家
十人

向子韶字和卿宰相敏中曾孫少與楊時友善登進士授承事
郎荆南節度判官累京東轉運副使劾屬郡郭奉世進羨餘寔
不可長上諭避之建炎二年父憂起知淮寧金人犯界諭士民
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四千人第
三將岳景綬欲棄城走了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
夜攻城子韶親擐甲胄矢石率諸弟固守遣其弟子率赴宗
澤乞援未至而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坐城
上欲降之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詈罵遂見殺其

弟子襄子家等與關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贈通
議大夫諡忠毅官其家六人楊時初問難卽曰子韶死矣蓋知
其素守云

徐徽言字彥猷關中人少與劉光世束髮雅故爲諸生汎涉書
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喜功名大觀二年應詔以材武士名見賜
武舉及第歷保德軍監押以邊功加關門祇候平陽府軍馬鈐
轄權知保德軍改總領河西軍馬討西夏有功遷秉議郎會將
伐燕太原帥張孝純命招河西帳族定天德雲內兩城童貫嫉
其功復棄去改知火山軍兼統制河西軍馬靖康初遷武翼郎
關門宣贊舍人金圍太原分兵絕饗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
徽言引三千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知晉寧軍兼嵐石路
沿邊安撫使聶昌爲金人所劫矯詔割河西三州隸西夏晉寧

軍民大恐。徽言謂朝廷若棄麟府豐晉，豈能獨存？設有詔，猶當執奏，况無之耶？乃率兵復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長，出降皆慰遣之。又并取嵐石等州，教戈船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金人益備克吳砦，吳堡津遣守領爲九郡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逐之，又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奏官爲守長，聽世襲。條其事以聞，云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克復。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圖之初，徽言嘗與折可求爲婚約，約夾攻金人。至是可求降，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乃登陴，數以大義可求曰：君於我何太無情！徽言攝弓厲矢，罵曰：爾於國家既怒我，尚於爾何情！可求走出，兵縱擊，遂斬婁宿之子。時河東環城皆沒，晉寧孤壘，橫當敵衝，勢相什百。徽言堅壁持

久，無摩傷殘，大得衆心。復遣人泅河，名遺民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敵鏖戰，河上大小數十合，所俘殺過當。晉寧本號天險，徽言復廣其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器械嚴整。命諸將畫門分守，敵至則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爲游援。金進攻數敗，不得志，圍之益急。寧俗不井飲，寄汲於河，金人載菱石壅河支流，城中水絕。儲侍寢罄，鐵仗亦空。徽言獨奮枵腹，哀折槊斷刃，以死固守。旣自度不支，取所爲砲機箭格悉焚之，曰：無令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勉其兄昌言曰：悉力事君，無孤國恩。弟今死矣，又露章劾光世，救太原前却不進，遂與之絕。一夕，裨校李位石弑飛帛，書陰約婁宿，啓外郭納之。徽言與太原路都監孫昂決戰鬥中，格殺甚衆，退嬰牙城固守。金兵攻之，徽言閉妻孥焚死室中，自仗劍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守臣義不污敵手。

因自到不殊。左右號救，金人挾之以去。然猶憚其威名，託所親說以冠鞞入見。徽言叱曰：命服豈可以入穹廬？婁宿就見，語曰：二帝北去，爾爲誰守？曰：爲建炎天子。又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曰：我恨不屍汝。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金國制書曰：能小屈當使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爲鼠輩屈耶？汝當親刃，我不可使人相加。婁宿以戟向之。徽言解襟迎刃，意氣自若。宿飲以酒，徽言持杯擲之曰：吾肯飲汝酒乎？金人知不可，并其子岡孫昂同射殺之。粘罕聞其死，怒婁宿曰：爾靡恨，專殺義士，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張浚聞于高宗，撫几震悼，贈晉州觀察使諡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昂父翊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先死，後從孫適守安豐亦

死蓋世著忠義云

李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自寧州彭原徙華州，家在極邊，素有志，閑騎射，所交皆豪俠士，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或矚敵人，縱收取其善馬而歸，神師中用爲部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後以效用從河東軍，遂歸道出陝，以兵事見守臣李彌大，與語壯之，留爲裨將，敵澠問金再犯，泚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殺澠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爲後圖，致虛怒其沮衆，罷遣之，去爲石壕尉，堅守三觜，民爭依之，敵攻三觜，彥仙設伏，伴北敵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金人初得陝，用降者以守，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厠其間，敵不覺，乃陽引兵救南郭，而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譟而入，遂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

響應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史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近知一尉乃能如是，朕喜而不寐。卽命知陝州兼安撫使益菟軍實，增陴濬湟爲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邵興在神稷山，以其衆歸，願受節制。彥仙辟爲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復虢州。金將烏魯撒拔再攻陝，極力禦之而去。建炎三年，婁宿白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擊之，復大潰。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寧州觀察兼同虢制置使度金人必併力來攻，遣人詣宣撫張浚求三千騎。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分爲十軍。以正月朔旦爲始，日輸一軍以攻。至十日，聚十軍併攻。期三旬必破。彥仙先意氣如常，潛使人絕而出，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卻，城中食盡，煮豆以啖，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告急于浚。

浚浚間道賈金幣犒其軍，檄曲端領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已上無出兵意。幕官謝昇言於浚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邵隆呂圓登楊伯孫自外來，援關傷什僅有至者。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雅奇其才，陷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立斬其使，叱曰：吾寧爲宋鬼，安用汝富貴爲？設鈎索日取鈎金人。春斫城上守陴者傷殘亦盡，城遂陷。彥仙率衆巷戰，左臂中刃不殊。金人必欲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已而聞縱兵屠掠，歎曰：金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故也。我何面目復生？遂投河死。年三十六。金盡戕其家，惟弟夔子毅得免。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號忠烈官。其子給宅一區，田伍頃。紹興九年，宣撫周聿請卽陝州立廟，名義烈。後以商陝與金徙其廟閩州。乾道八年，易

論忠威彥仙願而長面巖厲不可犯以信義治陝犯令者雖貴不貸與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爲用有籌略善應變嘗略地至清澗猝遇敵依山植幟徐據柳林解甲自如敵疑有伏引去乃追襲之於隘躡死相枕時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必欲下陝然後併力西向而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不得西城陷民無二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敵哭李觀察不絕雲與圓登宋炎賈何闡平趙成皆死並贈官錄其家全陝遂沒邵雲龍門人金人陷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撓之會邵隆起兵雲往從之約爲兄弟聞胡夜叉衆嚮舉所部聽命彥仙嘗假夜叉官意不滿掠南原而去彥仙誘殺之雲欲攻陝彥仙遣客說以義遂來歸累有功官至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被執欲命以千戶大罵不屈妻宿怒釘五日而磔之至抉眼摘肝

爲不絕 呂圓登夏縣人嘗爲僧後應募從彥仙功最多爲愛將入援時城已垂破身被重創相持泣曰得一見死且無恨方臥聞城陷遽起戰死 宋炎陝縣人以蹶張補秉義郎初圍時射死金人數百比再圍引勁弩數百發毒矢殺千餘人城陷金猶愛其善射欲活之炎不應併力戰死

唐重字聖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登進士徽宗制策問制禮作樂對以事親從兄爲仁義禮樂之實陛下以神考爲父哲宗爲兄蓋亦推原仁義之實而已何以制作爲哉授蜀州司理參軍改成都教授知金堂縣入爲辟雍學錄召對極言拓地開邊之害歷遷吏部員外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右諫議大夫金人構難朝議和戰遷守不一重告于欽宗決定守城之計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王孝迪下令許人訐告有匿者死重曰如此則

子得告父弟得告兄奴婢告主豈初政所宜疏論止之又累疏
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轉中書舍人以多繳奏不合落職
知同州擢天章閣待制高宗卽位上疏論當今急務有四欲車
駕西幸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
緩敵勢大患有五謂法令不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
心離宜大奮乾斷登用忠直時關中缺守上詢長安帥劉岑薦
重擢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兼經略制置使復申前議請上
親幸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屯於漢中開國於西蜀此策之上
若駐節南陽控吳越齊楚趙魏之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強弱
爲進退此策之中儻因舊都再治城池據成鞏峭函之險悉嚴
防守此策之下若引兵南渡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
又條奏關中形勢并防河事宜言昔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
陝四路關中固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頃緣逐路帥守監司各
有占護不相通融乞選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
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一應監司帥守並聽節制緩
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救郡縣瓦
解之失又言近來虢陝殘破解與河中已陷同華沿河與金對
壘邊面亘六百餘里本路無一可戰之兵乞增以五路兵馬十
萬命官節制并委漕臣儲備以守不報乃留程迥提舉軍馬措
置民兵金將其宿已陷韓城時京兆兵皆調赴行在重慶勢不
可支與迥詣种氏諸豪謀率衆保險俟敵勢稍衰出奇擊之轉
運桑景詢揭榜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傅亮建議當守
不當避重從之去者悉還旣而益迫復以迥行視南山諸谷將
運金帛徙治其中召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時應募者衆亮語

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奈何棄去重然之遂與郭忠孝等分城固守重主東壁忠孝主西壁金人圍城忠孝引神臂弓射敵不得前重先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男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曰汝能徇國吾含笑入地矣又遺書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瓩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臣民望絕雖竭智力無所施一死報上而已固守踰旬外援不至傅亮奪門出降城遂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使去辭曰死吾職也遂中流矢沒唐孺上其書帝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郭忠孝字立之樞密遠之子受易中庸於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以任補右班殿直登進士換文資授將作監簿年踰三十不忍去親側仕河南筦庫間爲河東路提舉王黼怒其廢格鹽法坐免靖康初名爲

軍器少監入對力陳追擊之策謂今不能制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條上十餘事皆戰守利害士馬分合之策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分隸河朔諸郡忠孝言保甲歲久死亡者衆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矧河朔騎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從之改永興軍提點刑獄乃亟走關陝得勝兵三萬分隸十將統之使趨澤潞聽宣撫司節制金人深入忠孝與范致虛議河東無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可解城下之圍致虛以爲然檄重與河中席益同出河東以牽制之已引蒲解軍三千至猗氏踰絳州破太平砦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郭會大軍失利引還及是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答遂與景詢及副總管楊景閔判官曾謂主管機宜文字王尚俱死之程迺字惠老開封人父博古部鄰延兵戰死永樂迺以門蔭得官從楊

惟中征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使臣合
薦廸忠義謀略可在將帥召赴行在爲重所留金人近城廸欲
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趣險尚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不從廸率
諸司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曰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
俱生慷慨嗚咽衆皆感泣聽命及城破乃自亮所分地亮先出
降廸憤怒大呼其徒曰敵讐我矣降亦死不降亦死努力與鬪
多所斬殺復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絕而復蘇猶
厲聲叱戰不已及死容色如生贈明州觀察使與重同諡恭愍
官子昌諤忠孝亦贈大中大夫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上舍釋褐建炎二年爲右正言以論事忤
執政通判明州紹興初起爲荆湖提刑進直秘閣宣撫韓世忠
辟議軍事除直徽猷閣充參議官三年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
與通判吳若安撫陳充共議上東南防守利便三卷勸帝移蹕
江上以聯絡淮甸荆蜀之勢然後可繫南北離散之心若僻在
一隅恐動失事幾致悞大計時世忠獨統銳卒住高郵祉謂宜
遣兵爲援旣而退保鎮江祉又言王師一退似置江北於度外
恐自此失中原心當急遣諸將親御六師上下協心庶幾可副
中興之望上乃降詔親征五年召爲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
歷吏戶兵刑四部侍郎進給事中爲張浚督府參謀官遣入奏
事所言誇大宰相趙鼎抑之帝謂他日二相不和必由于祉後
果論事不合鼎請駕回臨安下令守江防海祉抗言當振士氣
以挫賊鋒不可遽退以示弱七年遷兵部尚書仍參軍事往淮
西撫諭諸軍論罷劉光世命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二人素
不協交訟於督府及御史臺朝廷罷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

仍命社往廬州節制之至日瓊等復面訟社諭止之事雖稍定
社大不直瓊密奏乞罷瓊兵權及統制官斬養其書吏漏語瓊
懼遂謀叛執統制官張璟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
之瓊率軍四萬渡淮降劉豫擁社及趙康直北行次三塔距淮
三十里社下馬曰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上馬罵曰我死則
死於此軍中豈無英雄乃盡隨郾瓊叛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
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與康直皆遇害社妻吳
氏聞之持其括髮之帛自縊語備載弘道錄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
其忠贈康直徽猷閣待制

王忠植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紹興九年授武功大夫華州觀
察使忠義軍統制知代州舉兵復石代等十一州擢建寧軍承
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河東經略安撫使十年金人圍慶
陽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力屈降金川宣撫劉世將檄忠植
以所部赴援陝西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使拜詔不肯械詣
金帥撒離曷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厲聲大呼曰我
太行義士誓不降賊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金帥怒忠植
毅然請死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諡義節官其家十人

楊震仲字葦父成都人少負氣節有志當世登淳熙進士知閬
州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吳曦叛素聞其
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以書遺家人曰人孰無死我死禍
止一身不及妻子若子能自立即不死矣時教授史次秦亦被
檄謀於震仲語曰大安爲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
靡顧力不能拒義當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可不死因

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曦遣僞都統郭鵬
飛代震仲趣其行鵬飛餞宴之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然燭
獨坐夜至三鼓呼左右索湯比至飲毒死矣次秦如其言斂而
寘于蕭寺闔郡爲之流涕蜀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
曦伏誅蜀帥楊輔以聞贈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官其二子表里
曰義榮吳獵復請名其廟曰旌忠諡以節毅次秦眉山人進
士及第時招者甚遽次秦遷延回避鵬飛迫之其母年高有智
教以桐油塗兩目末附子傅之比至日益腫因得放還後併上
其事改秩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又高橋上豪巡檢郭
靖先與四州之民不願臣金見金封曦爲蜀王悉棄田宅携老
稚順嘉陵而下行過大安遇震仲計口給粟得無餓死曦盡驅
使還皆不肯行靖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爲王民不能

以死報國安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爲趙氏鬼時有利路常平
幹官劉當可母王氏亦義不降曦與靖皆赴江死端平二年因
追錄震仲孫補下州文學併贈王氏和義郡夫人當可與升官
差除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舍選皆第一慶元初
教授饒州父母憂廬墓終喪爲福建安撫司公事遷刑工二部
架閣國子學錄以言罷起爲江西轉運司擢知蘄州蘄自南渡
來未嘗被兵素乏備禦誠之至卽相視城壁備樓櫓築牛馬牆
教閱廂禁民兵激以賞罰積粟四萬酒庫月例解錢悉寄公帑
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任已滿代者未至遇金犯淮南嘆曰吾
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義當爲國死守不濟則
以死繼之乃與通判秦鉅協力捍禦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

迎擊遇于橫槎橋大破之居數日金擁衆臨沙河欲渡又破之
明日兵大至決湟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敵移兵要衝爲必渡計
斬兵直前奮擊殺其部帥及將卒數十敵雖屢挫然攻益力竟
傳城下燔木柵圍之數重三月朔復攻西門射卻之俄造望樓
窺城誠之爲疑兵以拒金人持書脅降誠之斬使而焚其書夜
出不意擣敵營敵爲之稍却會黃州失陷守臣何大節投江死
金併兵十萬餘來攻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麟赴援遷延
不進城遂陷誠之猶引兵巷戰死傷略盡子士允力戰亦死遂
引劔自剄妻許氏及婦若孫皆赴水死 秦鉅字子野檜之曾
孫城陷歸署疾呼吏人劉廸火諸倉庫後赴一室自焚子浚潯
偕死事聞贈誠之朝列大夫封正節侯鉅義烈侯秘閣修撰淳
祐十三年又加顯節侯立廟蘄州賜額褒忠妻及婦贈令人士

郎浚潯及教授阮希甫皆通直郎贈銀絹各二百疋
汝標蘄春簿寧時鳳錄事杜諤俱承務郎監蘄司都大
監嚴嗣中承事郎時統制孫中小將江士旺陳興曹全丘卞軍
士李斌等皆鬪死司理趙與裕先率民兵奪關出外求援僅以
身免而全家十六人皆沒

